

# 古镇剪影

■赵桂华

古镇，离我们的小村只有不足二里的路程。出了小村，沿着那弯曲的小路，无论往东、往北、往东南方向，都可以到达镇上。我不知古镇已有多少年的历史。据将近百岁的爷爷讲，古镇的四周原来曾有着高高的、厚厚的城墙，城南和城北也各有一座厚重的大城门”。当年跑土匪的时候，附近三里五村的人们都躲到城中来，然后把大城门一关，人们就可以躲过那一场又一场的劫难。

古镇的东边是一条蜿蜒的沙河，千百年来，河床沉积了厚厚的泥沙，人站在河水中，脚上从来不沾泥。河并不宽，河这边的人只要大声吆喝一声，住在对岸的亲戚就能答应。一九七五年发洪水时，家在河对岸的大姑和住在她家的奶奶就站在对面的河堤上提着汤罐子，拿着烙好的一兜馍，哭喊着这边的亲人。可是呼喊的人太多，哭的声音很嘈杂，始终也没有得到回应，只有那滚滚的洪水带着他们的焦灼奔腾而去。

沙河倚着古镇由南向北流去，在镇子的东北角拐了一个陡弯，然后向东而去。在这个弯处，形成了大小两个潭，河对岸的潭小，潭边的村子就叫小潭；河这边的潭大，据说里面又住着一条黑龙庇佑着这一方水土，所以古镇就叫黑龙潭。

古镇有一个渡口。顺着那长长的弯弯的坡路跑着下去，就来到了码头。码头上停着一只大木船，撑船的是一个叫“ou”(念去声)的中年人，他常常赤着膊，只穿一条半截裤，抽着自卷的纸烟，牙齿又黑又黄。等到人上得差不多了，他的纸烟剩了个烟屁股，他就拿起横在船边的篙，用力捣着岸边的泥沙，那船就平稳地

离开了岸。他拿着篙，沿着船沿儿走，从船头撑到船尾，再收篙，再从船头撑到船尾去。遇到逆风的时候，我能听到他赤脚走过身边时发出的呼哧呼哧的声音。有时候，他叼着纸烟，支篙立在船头，仿佛是一个将军让我敬佩。

“ou”一年到头都在船上，所以人们都认得他。无论男女老少，熟不熟识，都叫他“ou”。有时候，船撑出好远了，又有人从那个烟尘滚滚的坡路上跑出来，边跑边喊：“ou，等一会儿!”“ou”便把船拨回，搭上跳板，等着那人。有的人以为跟“ou”很熟了，似乎想省去那五分或一毛的船钱，跟“ou”搭讪着套近乎，“ou”就有点爱理不理的，但也不开口要；有的人给他递了支烟，他也不客气。水浅的时候，船上搭了跳板还到不了岸，“ou”就跳到水里去推船，那时候，“ou”的头上总是闪耀着光亮的汗珠。

从河对岸的大姑家回来，总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总是天气很热了，而且总是和奶奶一起。奶奶总是穿着白洋布偏襟短袖，头上搭着白细布蓝边手巾。下了船，并不直接上河堤，而是沿着河边一直走，边走边扯那草丛中的节节草、毛毛根，装了大半篮。回家后，用开水一沏，那是我们消暑去火的好茶水，味道比现在的龙井、夏桑菊、茉莉、玫瑰都爽口。

古镇有一家大户，镇子的大半条街都是他的宅院。当我在镇上上初中的时候，那绵延半里地的一街两行古朴的门楼早已收归国有了。后来那里开办了一家面粉厂、一家邮局、一家储蓄所，对面的楼房里是公社大院、供销社、书店、一家国有食堂，还有一家理发铺。宅子的最后一位主人叫杨玉九，他是清朝末年的人，年龄比我的爷爷还要大。父亲常把自己小时候从老年人那里听来的杨玉九的故事再讲给我们听。后来当一次次从那古老的长街走过的时候，我仿佛从那沉默的蓝瓦楼里陈年的苔草中听到那古家族沉重的叹息。据说，在那场阶级斗争将要开始的时候，杨玉九的后人就去了上海，渺无消息。直到那一年我毕了业，再次回到镇上的中学里教了书，才知道居住在学校前面的土坡上的那个沉默、忧郁、白皙而宁静的老太太就是杨玉九的儿媳。她依然不减当年大户人家的风范，即使她唯一的在上海工作的儿子因绝症而自尽，她仍然像一片秋叶，在历经了一场场的灾难后，默默面对人生的秋天。我常常想坐在她的身旁，倾听她心灵深处的故事，还有那所大宅子里曾经的秘密，无奈，那年冬天，我就被调离了那所学校。那老宅，那老人，成了离我愈来愈远的一道风景！

古镇有很多故事，很多故事都和杨家大宅

子有关。据说，当年古镇名叫青龙镇。后来黑龙来到此地，盘踞潭中，它庇佑此处百姓的福安，深得百姓爱戴。不想有一条黄龙侵占了它的巢穴，黑龙躲在杨家的菜园中的水井中，当他一次次为杨家灌园时被老仆发觉。了解到黑龙的遭遇，方圆的百姓都来帮忙。三月十八日这天，黑龙和黄龙在水中打得难解难分，当黑水翻上来时，人们往水中扔馍扔肉，当黄水翻上来时，人们朝水中投砖头撒石灰，黄龙不敌，仓皇而去，从此古镇更名黑龙潭。人们为了感谢黑龙的庇佑，在潭边建黑龙庙，每年的三月十八日，人们为黑龙唱大戏三天。

传说，当黑龙懒惰的时候，田里就干旱了，人们就把庙中的黑龙泥胎抬出来，放在太阳下晒晒，有时还要抬着泥胎在镇子里转一圈，那时古镇里真比唱大戏还热闹。过不了多久，大地就会普降甘霖，百姓们又会欢天喜地地为黑龙送酒送肉，犒劳他。

奶奶的娘家住在古镇的西北角上，奶奶从小没了娘，两个哥哥一个当了兵，一去杳无音信，另一个哥哥在一个夜晚被人叫出去后，再也没回来。奶奶的爹，我的老姥爷是个头脑灵活而且勤快的人，他在镇子上卖油条、胡辣汤，用积攒的钱在城外买了杨玉九家一大片土地，地中间盖了一处房屋，满院栽着花木果树。房子周围种着瓜果蔬菜。老姥爷是个闲不着的人，他家里置办着一个戏台，春季各村里唱大戏，他把戏台子租给人家，不收租金。但台子上有两盏大海灯，过去戏台上唱戏照明都点香油，每天两海灯的香油用不完的，就归老姥爷。所以他家的一口大缸里，常年满满的盛着香油。老姥爷的院子里还有一口大缸，缸里不盛水，不盛油，却盘着一条大蟒。我吃惊地问父亲为什么，父亲说：“吃菜啊!”可我怎么也不明白，老姥爷是如何把蟒当成菜吃的。

老姥爷没了儿子，就过继了别人的儿子，他死了，那庄园似的大宅子，还有那片丰富的土地都留给了继子，奶奶没有分到一点儿。在饥饿的年月，奶奶到娘家去，想向嫂子要点儿吃的，寡嫂只把树上落下的烂杏给了奶奶半篮子，那些好的，她都放起来，等到我的父亲和大姑再去时，那些放烂了的杏子就让他们拿回去。奶奶的寡嫂也是无儿无女，她老了，又过继了别人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强表叔。强表叔家有一个漂亮的长长的条几，条几上放着一对青花瓷瓶，瓶里当年曾插着漂亮的孔雀翎。父亲说，那是老姥爷留下的唯一的東西！

古镇，在岁月的风尘中，渐行渐远，成为我永久的回忆！

## ■别样情怀

■刘云鹏

从小，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在午夜时分从梦中醒来时，认真地倾听远处午夜车流呼啸而过的声音，渐渐地，由远及近，接着，又由近及远。

后来慢慢觉察到，之所以午夜的车流声特别大是因为夜的静。如果细心的话，晚上你绝对可以听得到自己的呼吸，甚至隔壁的细微呼吸。

也许，在夜里倾听某种声音本来就是一种充满艺术感和美感的事情。比如，在夜里倾听深巷中的犬吠，倾听从头顶呼啸而过的飞机，倾听清风吹过窗外树叶的沙声，倾听下雨时雨点敲击窗户的噼噼声……

原来，倾听自然界的声音，本来就不算一件小事，有时候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艺术，上面的几种全是；有时候它又变成了一种技术，比如接收电视信号。

午夜倾听车流声的魅力在于，它使得倾听变得立体而富有层次。由远及近的呼啸声，使得声

夏伦却还是嬉笑：“我说老林，你就别说那些不咸不淡的了，耀堂兄今天可是真心求教，别把你那治台方略烂烂在肚子里了!”

“林大人，再不能让淡水这样下去了，星聚不才，却愿给老百姓办点实事，林大人教我!”陈星聚说这话时已经起身，对着林大全就是一揖到地。

林大全却故意不看他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陈星聚躬身不起：“那在其位呢?”“那就得干事，不干事怎么对得起朝廷的俸禄哇?”林大全脱口而出。

夏现伦却是拍掌大笑道：“这不就是了?耀堂兄日前在位，就让他把你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接着干成!林老兄，您就完全不掖着藏着，不要把您老人家整天想的那些好主意烂在肚子里了!”

林大全却似对夏现伦的话听而不闻，只是盯着陈星聚冷冷问道：“敢问陈大人对淡水之治有什么打算?”

陈星聚正色道：“林大人，下官到任以来，对淡水所辖之地皆做了了解，已选对山胞、垦民危害最甚处着手整治，现已初见端倪，据目前情况，下官觉得，要长治淡水，必需三策连进!”

夏现伦急问：“哪三策?”二人却是不约而同：“剿匪、抚番、治水!”这回答却是三人同声喝道：“好!”同时，三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此时的林大全已经是满脸含泪道：“夏大人，朝廷的眼不瞎，陈大人也完全当得起左大师‘纯儒循吏’那个评价，淡水有救了!”

陈星聚忙道：“林大人快别那么说，当年您壮志未酬，但你对台湾、对淡水百姓的情感和付出的一切，大家可是有目共睹，下官也是听得多了，才从大人当年的所作所为中悟到了这些，大人见谅!”

林大全却道：“陈大人，我林大全原以为被谗言所害，饮恨去职，将憾死在这里了。想不到您陈大人能把老夫想做而不能去做的事做了，老林谢谢您了!”说罢就是一揖到地。

就在陈星聚把林大全搀起的同时，夏现伦拍了拍他的肩头，待三人重新落座后才语重心长地说道：“陈大人哪，你和林大人是英雄所见，想到一处了，但是，这三策说得好说，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他老林早就想做了，可还没开始做

# 听，午夜的车流在呼啸

音变得立体，声音由大到小的渐变，使得声音更富有层次。这也算是人类创造出来的难得的艺术吧?喧嚣的车流无意增加这个世界的艺术元素，然而在午夜时分的车流喧嚣，却变成了一种艺术的元素，衬托着夜的静谧，传达着一种生机，车流在奔波中创造着各自的经济价值，却无意中给有心人创造着艺术的享受，这真是人工胜于天然了。

很多天然的东西，不也都是这样吗?比如花儿和草儿，它们只是要生长维持生命而已，却成了我们眼中绿色的、五彩缤纷的风景线，要知道在牛羊眼里它们只是“饲料”;再比如鸟儿，它们也许只是为了求偶的叫声，也成了我们耳朵里的音乐，尽管他们在有些人看来，不过是盘中的美味大餐……这些无意中创造的价值，却永远不属于无情无义之人，这些价值往往因其自然而显得神秘，又因其神秘而显得更加魅力。

选择在午夜倾听呼啸的车流，其实是一种借喧嚣换取宁静的选择。很多时候，人们都会这么

干，青年毛泽东“每读书必于闹市”，是为了锻炼心理的镇定;在纷繁复杂的人生道路上摸爬滚打，是为了追求生命的淡定和从容;在夜晚倾听远处的喧嚣，是为了享受夜晚的静谧。

虽然午夜呼啸而过的车流，大多都是货车，虽然它们大多数根本就和“浪漫”二字毫无姻缘，但因为是在特定的时刻，因为是在午夜，因为是在远处，它们照样可以化身“浪漫”的音符。晚上的火车咔嚓声和汽笛声，也会带来同样的“浪漫”，尽管在白天你只能看到无尽的拥挤和无尽的烦躁。其实，浪漫也是会分时空的，年轻时，你会以惊艳、惊喜作为浪漫的同音字;年老时，你会以安宁、安详作为浪漫的同义词。浪漫很少一面，挥汗如雨是一种，悠然自得也是一种，仅仅偏好某一种“浪漫”的人，会错失许多有关“浪漫”的瞬间。

在午夜，倾听远处车流的呼啸，就是浪漫的一种。因为当你静下来的时候，远处的呼啸声也是安静的。

# 《沧海残阳》 长篇小说连载（二十七）

■余 飞

就被罢了；我很快就要离开了，等着我的还不知是个什么结局呢，但是，我最放不下的还是台湾，陈大人，你肩上的担子重啊!”

一缕斜阳从门外射入，三张神色各异的老脸阳光下显得更加沧桑了。

## 淡水新开了家山货行

不知什么时候，在淡水大街的尽头新开了一家山货行。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这里无论如何也不是成生意的地方，所以，从货架上摆放的为数不多的土产就让人感觉到生意清淡。

这天早起，刚去了门板，店里唯一的伙计岩嘎正在打理店铺，一个山胞装束的女子从里边出来对岩嘎说：“走，陪我到街上转转去!”

岩嘎道：“铺子里没人呢!”

女子却不管这些：“没人关门，开张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见有几个人来来做买卖，就这些东西卖给谁呀?走!”

岩嘎退缩道：“我可不敢，我怕掌柜的……”

女子怒了：“你怕他就不怕我吗?死岩嘎!”说着抬手就打。

岩嘎边躲边说：“你是掌柜的小姐，我当然怕，可掌柜的管着我吃饭呢!”

两个人正在追打，一个山胞打扮、头上的斗笠压得很低的人走进门来，扬手把几只兽皮扔在柜上道：“看看给多少钱!”

二人见有人来了，就停止了打闹。

岩嘎走近把兽皮看了一下回答：“都打烂了，不值几个钱的。”

来人却放大了声音：“什么?你给我好好看看，这么好的皮子你看不出来?”

女子闻声也过去拿起皮子看后说：“不亏说你的，上面这么多洞，你用什么枪打的?好好的皮子被打得做什么都亏材料，没人买的!”

来人继续嚷道：“你们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的，把你们掌柜的叫来!”

“吵什么吵什么?”随着声音，后面出来了商人打扮的掌柜阿福，他的身后随着账房先生。

账房先生见到那人先是一愣，然后径自走到人面前说：“这位先生请到账房，有话好说!”说完又对阿福说：“你们在铺子里招呼着，不要让人打扰我们!”说完就领着来人进了里边。

女子看着他们的背影对阿福嚷道：“这是什么事呀?他是掌柜还是你是掌柜呀?是他的生意还是咱的生意?弄得他好像是掌柜的一样!”阿福急忙拦住道：“哎呀我的小姑娘奶奶，你就少说几句吧，别给阿爸惹事好不好?”

女子却冷不丁问道：“阿爸，你到底有什么短处在他手里呀?”

“短处?阿爸一个堂堂的长老会有什么短处被他抓住?”阿福恰如被揭到短处般急了。

女子却不管不顾：“那你为什么这么怕他?”岩嘎也接道：“是呀老爷?”

“我怕他?唉!”阿福突然像被抽了脊梁骨般软了下来，他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颓然坐了。

密闭很严的账房内，先前见到的那人已经去下了斗笠，虽然是山胞装束，但仍然可以看出他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此刻他挺身而立，看着账房先生来回踱着步思考着什么。

终于，账房先生走到了他的面前道：“这么说，你已经在那里站稳了脚根?”

“是的，我现在已经是那里的三当家了!”

“说说，你是怎么取得他们的信任的?”

“嗨，一帮土匪……”来人的脸上现出不屑和轻蔑，接下来向他账房先生讲了自己如何成了三当家的故事——

基隆山的深处，人迹罕至的密林里，一个山胞装束的猎人隐身树后，端枪瞄准了一只受到惊吓而狂奔的野山羊。

枪响，野山羊应声倒地。



# 母亲的口头禅

■张建民

母亲今年已经六十岁了，印象里，她一直都是是一位生活简朴、尊敬长辈、勤俭持家的贤惠女人。

我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一大家子人穿衣、吃饭、读书的开销全都落在了母亲与父亲身上。令人欣慰的是，家中的四个孩子成年后，每一个都吃苦耐劳，善良感恩。这大概得益于母亲树立的良好家风，没上过几年学的母亲说话却像瓷窑上的瓦盆儿——一套一套的，有关她的那些口头禅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就是母亲那双起满老茧的手，教我奋斗；是母亲布满皱纹的眼角，教我感恩；是母亲那一句句记忆犹新的口头禅，教我做人的原则。

## 百善孝为先

从我记事时起，就知道母亲对爷爷、奶奶无比孝顺。在她心目中，一个人是否有孝心，在对待长辈身上最容易表现出来。奶奶腿脚不灵便，走起路来有些困难，而且牙口很不好，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几颗牙齿来嚼烂食物。为了让奶奶吃上更易嚼、更加富有营养的食物。每一次做饭，母亲都会为奶奶格外将食物炖得烂些，使她吃得更香。

九年前，爷爷离世了，奶奶的双腿也越发疼得厉害，几乎无法下床，日常生活中一些最基本的事情也无法自理。为此，母亲跟父亲商量好，把奶奶接到自己家中，做起了全天候的护工，穿衣、吃饭、梳头、按摩、聊天……竭尽全力，只为照顾好自己的婆婆。为此，四邻街坊都夸母亲是个人美心灵更美的孝顺好媳妇。我们也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中，学会了感恩父母，孝敬长辈。

## ■文化动态

# 漯河哲学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一期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孙永辉）**2019年1月19日上午，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市社会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漯河哲学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一期（总第17期）活动在八马茶业二楼满庭芳举行。本期活动主讲人为漯河四高高级教师李运生，主讲题目为《厚重漯河 千秋字圣》。

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中，李运生围绕“厚重漯河 千秋字圣”主题，从历史人物和周边地

## 勤俭好似燕衔泥 浪费好似水冲堤

勤俭持家的母亲在生活上从来不限别人攀比，一生过得极其勤俭。母亲有一条铺了二十多年的床单，经过无数次的洗涤，如今这条床单早已破旧不堪，布满补丁。每次看到这条床单，我总是会拿它跟母亲开玩笑，但是母亲一直舍不得扔，总是说：“勤俭好似燕衔泥，浪费好似水冲堤。”

父亲应该是在母亲的带动下，也受到了影响，被我们姐弟撑坏的雨伞，他总是能如变魔术般，使它重生；家里出了毛病的大小小的电器，也总是能经过父亲的巧手，重新开始工作。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的我们，因为母亲的教导，并没有忘记勤俭节俭的传统美德，而是将其发扬光大。

## 钱是黄柏树 不苦不得来

小的时候经常会听母亲讲起她们那个年代的艰难故事。每天都要为了多挣几个工分而拼命干活，一日三餐吃的几乎都是晒干的红薯煮饭。母亲每次都教育我忆苦思甜，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当我从学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感到迷茫无助时，是母亲的口头禅点醒了我：“钱是黄柏树，不苦不得来。付出与回报永远都是成正比。”这些真诚的告诫、朴实的话语，我都牢记在心，并将它当成激励自己奋发的动力，去战胜一个又一个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

母亲一天天老了，她现在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这些蕴含着生活真谛的道理，但从她嘴里说出的那一句句“口头禅”，成了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永远鞭策着我们子孙后代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 ■文化动态

# 漯河哲学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一期活动举行

名入手，将物质文明和精神追求贯穿其中，重点讲述了漯河文化的厚重以及儒学、汉字如何与漯河结缘几千年并延续到今天，与大家一起探讨了漯河这片神奇热土，是如何以其厚重的底蕴，挟裹千年儒家和汉字雄风，哺育出千秋字圣的，点明了厚重漯河用几千年的文明，哺育滋养了汉字土壤；字圣许慎，用自己的坚毅、坚韧、执着，传承了儒学正宗，光大了汉字文明，让漯河誉满中原、光耀华夏的中心。

一丝神秘和杀气隐隐显现。手持各种武器的土匪分列两厢，正中的交椅上坐着四十多岁的匪首吴阿来。

“带上来!”随着吴阿来的沉声低吼，一串“带奸细”的嚎叫从厅内依次传到厅外。猎人被押解了进来。吴阿来使了个眼色，一个土匪把蒙在猎人眼上的黑布拿掉。猎人费力适应了厅内的光线后，也不搭话，只是冷冷地环视着厅内的一切。

“什么来路?”吴阿来发话了。“打野物的。”猎人答。“打野物的怎么会用这么好的日本快枪?分明是官府的好奸细!来呀!”

“在!”两厢齐应。

吴阿来喝道：“拉出去砍了!”

“是!”两个土匪出列，架起猎人就往外拖去。

“慢!”猎人用力摆脱的同时大叫：“老子还有话说!”

吴阿来摆手示意将他松开，然后冷冷道：“说吧，老子可没耐性听你胡说道!”

猎人揉了揉被执痛的肩膀，然后面现嘲讽之色道：“看起来在台湾跌跌脚地皮乱颤的吴家弟兄也有怕的时候啊!”

站在吴阿来身后的吴阿富霍地从台阶上跳了下来喝道：“奶奶的，死到临头还敢在这儿耍嘴皮子，老子……”他呼地拔出了枪。

吴阿来却在此时走下交椅来到了猎人的面前，他一边把吴阿富推开一边道：“说吧，我们弟兄什么时候怕了?怕怕谁了?说不好可别怪没给你机会啊!”

猎人面无惧色：“不怕吗?那为什么不青红皂白就杀我?”

（未完待续）

